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作品名稱	在那靈魂棲息的森林——致恩師張經宏
〈 在那靈魂棲息的森林——致恩師張經宏 〉 總是有神的，在深夜，或其他地方 即使死後未必有世界；我們未知 無論緣分的長度，抑或是緣分本身 若是神一瞬現身、若是鴉雀無聲 方格紙關押的字節被釋放，筆是鑰匙 插進那片針葉的黑森林 於八月的酷暑，眼角流下一滴汗 有點鹹，用以灌溉略顯沉重的土地 躺在雲淡風輕的根鬚懷中，會過去的 無論是筆尖抑或…… 清晨的露珠來自遠方；為了某些目的集結 眼角上的那點餘光，不在意那是否來自太陽 一字一句解剖稿紙裡的內容 曾經有神的地方，鋤頭插進不朽的塵土 即將飛揚的故事已故；化作春泥的花 已經不會再變老。留下一個句點 長出幼苗，人們稱之為逗號，怎麼樣都好 灑在詞彙之間的角落，是延續嗎 是不是將為下一個句點而永存？	

窗外有雨，一點一滴，清晨的光很微弱
 一旦壯大，便要吹熄所有露珠，半滴不剩
 即使是神也擋不住的日出
 於地球另一端造成無可避免的日落
 孵化出逗號的黑雨，以及緊接而來的
 森林裡筆劃縱橫交錯，永遠也填補不盡的格子
 裡頭寫著工整的「永遠」，加上一個「。」

在那遲來的早晨：無數棵逗號萌芽、
 鋤頭乾枯一旁、一方純白色的田地如今
 躍出紙面「。」句點以後，換行
 空出挪抬的位置，神也未能察覺到的
 地方，黑森林的雨永不停歇，澆灌更多標點
 「原來還有下一段……」

故事並不是一種會被說完的露珠——
 神說：神其實並不存在，下田吧，八月的夏
 鋤頭與午後的汗水；即使春花早已落地，必須
 寫下一段故事，無論黎明到來與否
 那些深夜並不停留原地，
 空格在窗戶角落，安靜地唱起了歌。